

# 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

評判：樊善標博士、王良和先生

主持：陳麗音博士

會議日期：九八年七月十五日

整理：陳學然

樊：先說說大家挑選了哪些作品吧！我選了〈時鐘〉、〈貓〉、〈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〉、〈一把髮的故事〉、〈窗外〉、〈戀愛外傳〉、〈車途〉、〈鏡中人〉、〈聽禪樂〉、〈日與夜〉、〈茶花〉十一首。前四名是〈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〉、〈一把髮的故事〉、〈窗外〉、〈戀愛外傳〉。這是我最初選的，但後來覺得〈時鐘〉和〈貓〉也可以考慮。

王：我已經排了名次。第一是〈戀愛外傳〉，第二是〈一把髮的故事〉，第三是〈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〉，第四是〈聽禪樂〉。

樊：那麼你覺得〈貓〉和〈時鐘〉怎麼樣呢？

王：我比較喜歡〈貓〉。除了〈窗外〉，你還有沒有其他？

樊：沒有了。我所排的次序是：第一是〈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〉，第二是〈一把髮的故事〉，第三是〈窗外〉，第四是〈戀愛外傳〉。不過，我覺得是可以斟酌斟酌的。

王：似乎〈一把髮的故事〉的問題不大，因為大家心目中都以它為第二名。或者你試講講對〈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〉、〈戀愛外傳〉和〈窗外〉的看法吧！

樊：先說〈一把髮的故事〉吧，因為大家都選它。我覺得這是個講成長的故事，共分三節。第

一節是小時候，嬾嬾替她梳髮，梳完頭就上學。第二節卻不太清楚她是寫哪一個時期。再看第三節，時間是在她結婚之前，嬾嬾替她梳頭。這樣看來，第二節寫的是幼年至結婚，似乎是青少年反叛的時期。作品透過這三個與頭髮有關的場面，描述她成長與情緒的變化。好處在於它沒有將情緒變化直接道出，而是透過一個形像來暗示，我覺得這在寫詩來說是必須的，而作者也的確做到了。當然它也有一些缺點，譬如在第二節中，她似乎想寫她與嬾嬾的衝突，但相關的暗示字眼卻很少，只有「自傲的髮」、「不耐煩的眼光」，具體的事就交代得不夠了，這真要讀者費點時間才能猜到。最後結尾四句：「我要你把祝福梳進髮裡去／把疼愛梳進髮裡去／我用淚水洗濯變成的梳子／把感激梳進髮裡」會引起混淆，因為把祝福和痛愛梳進髮裡的那人，跟「用淚水洗着變成的梳子，把感激梳進髮裡去」的那人，其實是兩個不同的人物。當然，作者也可以回應第一節，但這樣的造句和安排少不免會引起誤會。

王：相對於其他作品，這首詩的語言比較成熟。不過，我覺得作者不想把她的一些私人經歷交代得太明顯，尤其是中間那部分，比起第一和第二節來說，就突然間顯得很壓縮，似乎是有意去壓抑一些感情，因而在解讀的過程中產生歧義。若要解釋的話，我們只能從一個開放的角度去詮釋。基本上來說，我們可以看到童年的片段是描寫得十分好的。而嬾嬾幫她梳頭，我感到最有趣的，是用棉花糖塞著鼻孔，然後嬾嬾梳著自己雙手撩撥著

的頭髮，並進入頭皮。「進入」這個動詞用得非常好，那種進入的感覺是酸酸的，非常生動。她本身對回憶的形像是歷歷在目的。這片段相當感人，不會是過分誇張。最後也寫得很有童趣：「辮子完成了／茶也喝完了／可以上學了。」作者在語言各方面都做得很好，寫詩的角度也捕捉得很好，但由於中間那一節寫得太壓縮的緣故，究竟那「不耐煩的眼光與你對峙着」，是指作者於不同階段對嫵嫵的一種不太好的關係，抑或是另外加入了一些人呢？這裡就交代得不太好了。詩的結尾，似乎透露了一些死的意象。作者對後面用手梳頭這件事的感受，顯得特別深沉，也特別強烈，文筆的感性也特別飽滿；但先前的事情卻交代得不那麼清晰，過渡之間的文字交代就做得不夠好，也顯得稍為突兀了。

樊：我也贊成。我覺得三個階段就好像三幅相片，但這些相片之間怎樣串聯起來呢？這就沒有交代。第二節「左半邊的臉的一隻眼」與「鏡子的右下角」到底是同一個人，抑或是兩個人呢？這交代得不太清楚了。另外，你先前講的第三節，我也覺得有點奇怪，到底是不是有人死了呢？如果嫵嫵是過世了，那麼這兩句又怎樣交代呢：「我替你／把粗糙銀白的髮變成髻／嗅著你的頭髮夾雜油膩的氣味」再者，這兩句跟前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王：可能是歲月帶給她的一種不安的預感，但也交代得不清楚。

樊：我覺得這首詩要加很多我們個人的想像才能幫它解讀，但如果加了那麼多，是不是說這詩在表現的時候，還不是那麼飽滿呢？

王：我也有這種感覺，所以我排的時候，把它排第二，但我讀這首詩時，它能感動我。有些詩如〈聽禪樂〉這一類般，它的技巧是相當高的，但讀完後，反而覺得裡面的東西不能表達出來。這首〈一把髮的故事〉，技巧上的破綻雖然比較多，但它本身所蘊含的情感卻很深遠。詩歌有時是需要讀者加一些想像去補足，這才會發現它的美，由此而更看到它的一些情味。因此，我也把這首詩排得較前一些。

樊：或者談談〈聽禪樂〉這首吧！

王：〈聽禪樂〉開頭的處理方法，是以錄音帶SIDE A、SIDE B去處理，開頭有些寫聲音裡面的意境。但我覺得第一頁的寫景和營造感情上都沒有什麼特別，雖然他有一定的寫景技巧，但情與景卻結合得不太好，不過也算是中規中矩了。由第二頁開始直至結尾，我覺得作者越寫越好了。「然後，隱沒了／是一片／寂靜／隨煙嵐迷漫，網着了／整座孤山。」我覺得作者聯想到煙崗的那種模糊狀態，寫得很有技巧，但太有技巧，反而令我產生一種抗拒感。特別是SIDE B那部分，「寂靜」接上了SIDE A的結尾，然後說「是空靈的變調／無聲／卻包孕著萬籟」這種處理方法好像是寂靜充滿了音樂，充滿了聲音。其實，這些都有很多人處理過。不過，它是一種變相的處理。跟著他開始，似乎想

由一個聽禪樂的世界，帶到現實的世界。最後，作者用錄音帶壞了般的情況，不斷重複再重複那些佛經，最後終於覺得自己沒有那種慧眼去參透通悟佛經，結果要重新整理那些錄音帶。我覺得有些技巧是變化得比較多的。最後的收筆也收得很精警，但因為太精警，反而覺得它不太自然，包括錄音帶的重組。這些令我想起余光中先生詩歌的結尾，在推演到最後時，往往是一些十分巧妙的地方。但這首詩歌的一些不自然的地方卻在這裡產生。這首詩的寫作技巧無疑是很高的，但因作者對描寫的東西不太熟悉，只憑技巧去提高詩的感覺，這樣就削弱了詩的感染力。

樊：其實我的意見跟你是一樣的。作者表達的方法很豐富，因為它是寫聽禪樂的錄音帶，所以作者把它分成SIDE A與SIDE B，這是模仿錄音帶形式。當錄音帶播出心經時，他就一句句把心經拆開成很多行，在每一行之間的下面就掉轉頭，把紙掉轉，就是一些慘劇。「少年棚工疑未扣安全帶跌死／單車少年捲入巴士車底」這些不單止是意思上與心經互相對比，而且在字的排列亦可看出矛盾衝突。這使我想起聞一多的〈靜夜〉，一方面在書房裡有一個好安靜好舒適的天地，但外面的世界卻充滿不幸與戰爭慘事。其實這句詩亦是用此對比方法，但我始終覺得他表達手法的豐富跟作者缺乏深一層的反省，形成了不平衡的比例。譬如他去到最後的結尾，你可以講是作者描寫得巧妙：他只有一種感受，就是聽禪樂的時候，他感受到很寧靜，但外面

的世界仍然有很多不幸。但是這是一種感受，缺少了進一步的反思，這首詩簡單地用錄音帶纏成一團結束它，但錄音帶纏成一團，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。問題在於作者仍然有很多尾巴留在這裡，但這首詩的作者就沒有再追溯下去。這樣的結局給予人們欠缺力量的感覺。

王：這裡可以帶出一個作詩的觀念，就是說詩人不可以純粹憑技巧去寫詩，詩人寫了二、三十年的詩，他的技巧一定會運用得很好。我相信寫詩的人對此一定要自覺，不是說有一定技巧就可以寫到一首好詩。這也說明我們或許看到一些詩在技巧上容許它有所不足，但它裡面的世界一定是要沉厚的，知道的東西，感受的東西也一定要獨特的，這類詩會是比一首只求技巧高的詩要好。

樊：是的，我贊成。

王：或許，你可以講講〈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〉這首詩。

樊：我相信這首詩的表達手法和技巧要比〈聽禪樂〉更純熟，而且可以說是很有質感，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讀法。根據詩的排列，可以分成幾個部分。前頭「微風在露台輕輕吹過那一段」，似乎是引言，跟著就是「我的視線隨／你的步伐移動」。這些排在上面，似乎是一段一段的情節或故事，下面「向日葵，總是隨著太陽的方向生長」，似乎是象徵或電影裡的片段，最尾有附註。我相信讀者也可以用不同次序去看，可能你只是看「我的腳步隨著你的視線移動」那堆文字，你會有一種感

受；若再加上看向日葵，你又會有另一種感受；看到附註那裡，你又會有第三種感受。好的地方在這裡，而不好的地方也在這裡。好是一路加上了很多東西，但究竟一首詩既加小引又加附註，這會否表示它裡面的世界不圓滿自足呢？在我還沒有到戲院看這套戲時，我是不明白這首詩要說些什麼的。我覺得它主要情節的那幾段不是寫得很清晰，我只知道這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，但這兩人的關係為何由第一節變成第二節的情形呢？尤其是在第三節裡，被「吸吮了靈魂的汽水剩下金屬的空殼」。但為什麼在先前的一節，說著大家在共舞，但下一節就出現了「被吸吮了靈魂的汽水」這個不好的意像呢？我一直不是很明白。另外一節：「牆會倒塌下，沒法給你安穩」，似乎有一種壓逼感出現了。為何會有此壓逼感？我也不明白。直到看完這套戲後，我才知道這只不過是該套戲裡的情節，是作者很簡要地把戲裡幾個重要的情節寫出來。向日葵亦是戲裡經常出現的一種道具。總言之，我看完戲後才較為明白詩裡說些什麼。我的印像是有關他自己的感受講得比較少，複述的部分比較多一點。

王：我沒有看過這套電影，也沒有特別要求每一段都要對應電影的那一個片段。我看詩是要得到一種感覺，這重要於每一句都要解釋得透徹。當然，這首詩的內容也一定要跟電影裡的情節和場景有一定關係。我在閱讀這首詩時，心情也是會有些矛盾的。我很喜歡這首詩的語言，這使人有種很奇怪的情味，像是充滿生命感覺，在細細流動，有人氣，十

分難得。但也有些地方反映作者一些想法不成熟。譬如第二節，他說愛情：「難以磨滅／我們禁不住撫摸這樣的象徵，像彈奏無弦的琴，一闌曲，是無言的溫柔／軟化堅硬的頑石／成為我們共舞的台階」他覺得彈一闌無言的溫柔就可以將他軟化，我卻覺得詩人把那樣東西看得太簡單。另外，「被吸吮靈魂的汽水剩下金屬的空殼」這兩句，意像相當好。

樊：孤立來看是很好的。

王：對，孤立來看是很好的，但跟著的「徘徊於你我共走的歸途上，但最終也要與他告別，把它扔得遠遠的。」我又覺得「把它扔得遠遠的」，以我這個寫了二十年詩的人來看，總是覺得有點兒不舒服，那種不舒服是來自自己那種詩歌創作的經驗。詩人的語言在這裡突然間跌一跌，再加上後面第二頁最後的「常以為用照相機／把你永恆地留在底片裡／其實／是用愛／把你烙在心裡」都顯得有點不成熟，也是一大敗筆。作者很直接地，很容易地把一些話說出來，這不是太好。最尾的結構看似很嚴謹，因他又用「兩罐充實的汽水在陽光下」，去照應那個我先前提到比較奇特的意象。如果從起承轉合的角度來看，我們會覺得結構是嚴謹的，但有時候你就會刻意塑造感情或結局的圓滿，我反而覺得這是一種技巧的處理，多於對生命的理解。所以我有一種感覺，此詩有很多寫得很好的地方，語言也很特別，但當作者要演譯、解釋人生感情的發展是時，為了照顧意象的對稱，這種機巧就削弱了詩歌的質感。我喜歡

作者的語言，但有些保留的是，作者在某些地方提煉得不太好，故我把它排在第三名。

王：其實我今天才剛看完這套戲，看完戲後，認為此首詩的確是順著戲的情節而發展的。如那「兩罐充實的汽水」的確是戲裡的情節，但詩中作者的「有感」感在哪裡呢？

王：可能是作者對這套戲的投入，可能戲的處理方法就是他個人的感受。

樊：但如果你沒有看過這套戲，你會覺得詩末兩罐汽水那部分，是作者強硬地把這個結局變為樂觀、光明的結局。假設作者的自省能力強的話，他可以盡量忘記那套戲，然後看看自己的詩發展如何。後面那句「因此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」的「因此」，是一大敗筆。因為作者把詩變成一個理性的推演，這因果關係把整首詩的意思簡化了，好像只要用愛就可以把他留在心裡。所以「回憶」就好是「溫煦的陽光」般，這樣多義性幾乎全被取消了。我本來把它排在第一位，理由是它的語言十分強，但我不堅持，始終它的語言超越了他的感受。

王：我或者講講〈變愛外傳〉。我最初把它排在第一，這首詩給我的印象很特別、圓熟，這圓熟不會使你感覺作者是很想表現技巧。詩名叫〈變愛外傳〉，這題目已夠可圈可點了。「外傳」配合內容，在一段三角變愛的關係中，他／她被擠出了圈外。作者用色彩去寫不同人的日子：有時紅，有時綠，跟著作者說：「我的，有時是白色／有時是透明，有時是看不清」輕輕的一句，使我感到他對感

情的不確定，也可能是單戀。這樣輕輕一句，味道頗突出。第二段也發展得很好，「音樂是樂與怒嗎／要不了全部，一半好了」甚有個性。詩，可以像散文般有個性。第三節是一種反省：童話、故事、電影裡男女主角，愛得轟轟烈烈，愛得很徹底的那種愛，在作者的自身經歷來看，純屬虛構。你會覺得他有一種諧趣，是因為自身的經驗。你可以說作者言過其實，又或過分誇張，但作者更能突出自己的感受。第三段也是很有趣的，「心曾經跳得很利害」的「曾經」二字，也可圈可點，呼應了前面「有時有你」。曾經可能是暗戀對方，也可能是曾經開始過感情，「跳進黑白色」的黑白色，也與前面的色彩呼應。然後「失竊的路線／如今下落不明／何日再來／何日再來」這裡一語相關，究竟是好像一首歌般「何日君再來」的沒有君字，抑或是這再來是指「心」再回來？還是期望對方會再來？我覺得這句有較多的詮釋，在感情上的放射也較大。收筆很自然，亦是自身的那種身分在三者中的關係得以清晰呈現。我覺得這首詩較有現代感，我把它排在第一位。

樊：我看〈變愛外傳〉起初也是放在較前，後來放在較後。作者打破了一般愛情詩的很甜美的寫法。這首詩不是從美化角度去寫，它有一種反調的意味，其實只從第三段就可得知。「亦舒、家明已枯萎」，這是一種很痛快、很爽快的寫法。「灰姑娘、白雪公主、梁祝、鐵達尼、甜蜜蜜、戀愛世紀，這些都是純屬虛構。」可以看到，作者用戲謔的語調來

寫。這段愛情故事是很特別破格的寫法，最尾那句「某某跟某某戀愛，兩張臉都看不見我」，如果你剛才所講的三關係是真的，這兩張臉就是三角之中的兩個角，他自己要擺在當中，想造成三角。但細看之下，這首詩似乎有些在表達上失手，除最尾的那節外，每一節的第一句都是一個字，如「日、日子有時是紅色」，「音、音樂」，「亦、亦舒」，但除了有趣外，我想不出到底還有哪些作用。

另外，在第一節裡，日子有時是紅色的，有時是綠色的，其他人則是黑色，而自己則是白色透明，那麼紅色、綠色又是誰人呢？「音樂」那一節，「音樂／是樂與怒嗎／要不了全部，要一半好了」樂與怒兩樣東西，他只要一半就夠了，那一半是什麼呢？那一半最好就是「樂」吧。所以下面就說演奏什麼呢？演奏結婚進行曲。這樣看來，作者是在玩文字遊戲了。如果是，下面的文字遊戲就玩得更好了。如「亦舒、家明早已枯萎」，是否因為亦舒很多時都寫一些叫玫瑰的故事呢？所以說亦舒已枯萎了呢？

王：我覺得在這麼多首詩裡，這首詩的現代感較強。作者的語言表現方式，破了很多同學以為一定要用軟性的言語寫新詩的觀念。作者用了些較硬性的語言處理內心的感情，但又有效地把內心感情表達出來，而又有詩的味道。所以整體來說，我會覺得它境界比其他高。

樊：我也覺得作者的現代感要比其他作品高。

王：或者你講講<窗外>吧。

樊：我最初把它定為優異獎。這首詩意思不深，很輕巧，是首完整的詩。它的意思較其他的簡單，只是一種想念的心情。它首先寫自己所在，是在窗的側邊。作者望向正在下雨的窗外。雨停了，她在玻璃窗上看見自己的倒影，於是推開窗，看見濕潤的泥土，感受到晚風吹過，又感受到白樺樹的香味。由這裡開始，她的視線就越望越遠，望到對面的休憩公園，想到遠洋的異方小鎮。作者一步一步推展下去，在她幻想中，最遠的地方有白色小屋，在湖邊「看見你悠閒地坐，喝著你最愛的咖啡，望著門前的白樺樹，情深地笑。」白樺樹是個對稱的意象，作者窗外有棵白樺樹，她所望的方向也有白樺樹，這個意象非常可愛。這首詩有動感，鏡頭的推移令整首詩好像活動起來，其實是把一個人的思念具體化。另外，它也有鮮明的對比。雨停了，但在她想念的人那邊，是艷陽照耀，這邊的這個人看著玻璃窗上的倒影，那邊的那人卻喝著咖啡，情深地笑，這心情是對比的。這首詩用幾個簡單的對比和鏡頭的推移，帶出溫馨和含蓄的意味。含蓄是重要的，因為讀者可以跟著這些畫面和對比而聯想到他們有很多的關係。不過，此詩只是純粹述說「想念」這件事而已。

王：這首詩也使我想起俞風的詩，那種語言十分寧靜，給人感到很從容地去開展。此詩簡單地處理了思念這一點，通過寧靜的環境，去寫作者通過想像和白樺樹而把兩地的空間交疊起來。這首詩十分可愛，要拿優異獎我看

不成問題。

樊：是的。這首詩的作者掌握了兩樣可貴的東西，第一，用形像來說明主題；第二，那個形像是有動感的。詩裡面有一種動力，雖然簡單，但在我們所選的作品中，能這樣寫的不多。不如你講講〈貓〉和〈時鐘〉吧，我覺得〈時鐘〉是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。

王：這首短詩由時間講到命運，有幾句似乎叫人聯想起六四事件，繼而講到錢，批評人們盲目地向前走。作者用時間作起點，思考很多問題，但這條線拖得太遠了。我覺得作者的野心太大了。我抽它出來，是因為覺得作者有點兒懂得寫詩，但寫得不太好。

樊：這首詩最後所署的日期是98年6月4日，我也猜它與六四有關，但怎樣使它與六四串起來呢？這就困難了。詩中第一句寫得很好，「歲月的手掌在喊你」，用歲月的手掌來象徵時鐘，這是一種很有意思、很新奇的說法。但後來意象與意象之間的關係便不知怎樣演化了。另外，十一億人很明顯是指中國，但有關金錢的描寫又不是指六四，故十分難解。

王：講講〈貓〉那篇吧。作者觸覺很好，但因用詞不當，變成了自我銷解。有些寫得很好，如「一隻溫馴、自我的貓、用眼睛在黑夜中尋找光明」，這些詩句使我想起顧城〈一代人〉，用黑色的眼睛尋找光明。作者開展得很好，用聲音在眼眸中呼喚笑聲，使我想起這只到底是怎樣的貓？是流浪貓，還是初生被人遺棄的貓？牠在呼喚笑聲，好像是自身遠離了

幸福。這只孤獨的貓應怎樣走才能走出孤獨的路呢？這樣一路發展下去，「用深思在絕望中發掘新蕾」，用「彩雲、春陽、悲雨」。問題在於新蕾、彩雲、春陽、悲雨，到最後用古典語言裡以為很有詩意的詞語寫下來。「悲雨」一詞把前面沉思、內歛的東西突然變成廉價的抒情方式，這不是很好。「柔亂的毛髮間，或是銳然的目光中」，好像是寄意一個孤立無援的地步，要柔弱還是要剛毅？怎樣走這條路，需要貓自己摸索和決定，把這些意念內歛地寫出來，也不錯。我覺得作者有些才氣，但對詩之為詩的觀念則有點混淆，好壞參半。

樊：這首詩中有幾個相似句式，但越寫越差。其實，頭三行還不錯：一隻溫馴而自我的貓。溫馴與自我是互相排斥的詞語，但一隻貓卻同時具有兩種性格，使句子甚有張力。黑夜尋找光明，正如你剛才所說，想起顧城的〈一代人〉。「聲音在深巷中呼喚笑聲」，我覺得可以多一個聯想：這笑聲未必是溫暖的，可能它不是在追求一個家，而是另一些東西。

王：「笑聲」這詞的可塑性很大，比悲雨那類好出很多倍。

樊：對呀，跟著下來的幾句就慘了，如這四句換了別的詞語，相信這會是一首更好的詩。我照編號看，連貫起作者另外的幾首詩。這位作者其實頗有才華，有些地方做得很好，但整首詩有一些致命的錯誤。

王：我想〈茶花〉也是同一作者。這首詩最末三行

的力度很大，講到花的開放。

樊：是呀，最終它更蛻變成花，塑成一縷煙於空中綻放。

王：技巧推演得很好。

樊：這首詩有很強烈的視覺效果，由茶花最後變成煙花，這種印象很難得。

王：他真有些天分，不過有些句子還是弄不清，如「獨留它啡黃色厚厚舞衣」，這種聯想欠缺美感。

樊：作者有天分，只是可能太少讀詩，應鼓勵作者多讀。

王：應多讀較現代的詩歌。

樊：有一首〈冬夜〉也寫得很好。起初寫街上很冷、黑漆漆的，描寫得很好，有死物、動物、活人和活死人，很特別，完全不是為求美感而營造出來。後面幾行則是對比的，家裡很溫暖，有死物、植物動物和快樂的人，齊全的傢俬、廚具和廁所用品。作者選擇了一些細節來描寫，有「四季常青的千層竹和四時花／忠心善良的小斑狗、高寶嬌嗲的小花貓／以及——高床暖寢的尋夢之人」其實，這幾句有反諷意味，跟先前又靜又黑又凍的街角冬夜，是強烈的對照。作者是否有意如此寫呢？我不太確定。但有個問題：整首詩好像有呼應，但又好像沒有，我看不到兩個對比之間的關聯。

王：我最初給這首詩打上一剔一點的符號，我最不喜歡的是這首詩的頭兩句，好像是五四時

代的寫法。

樊：「寂寥寥的星伴黑漆漆的夜／冰冷冷的風伴孤戚戚的人。」

王：這一類疊字在朱自清、冰心等人的詩很常見。我同意你說有死物、有動物、有活人、有活死人那種硬板板的語言，但前面卻用了一些很文藝腔的句子。詩末四行的語言不單有生活感，而且一點陳腐的氣息也沒有。可是，室內室外對比得太簡單了，好像劉半農的〈相隔一層紙〉那類兩個世界。這就是說，年輕人對整個生命的領受欠缺歷煉，對人情世故看得太簡單，如能深化，多加一點磨練，再配合後面那幾句的處理方式，相信這樣會更好。

樊：另一首〈車途〉可分兩節，一是廣東，一是南韓。廣東那首有幾句我看後心有點戚戚然。作者所寫的景物是在廣東某條公路的車上所見。作者聽見琴聲，看見月亮，有「是異鄉的土地／還是血緣的故鄉」的感受。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，在我們最初回大陸旅行時也有。這兩句寫得很好，然而整體不太清晰。最末三句「零零落落的琴音，高高的月，濛濛的地」，與前面的心境沒有連接起來。南韓那首有些寫得很好，如前幾句寫南韓的車上：「點點的水珠／沾著冰一樣的玻璃窗上／紅色的一團光／從濛濛的車窗射進來／用手抹去冰上的水氣／冷冷的水／弄凍了我本是不暖的手／望出去／只見地平線上是飄渺的人／無限好的夕陽／橙紅色的光線／照在身上／想我驅去那寒意吧」這首詩寫到

這裡為止都非常好，可惜下面卻接不上去。它好在哪裡？他寫到一個異鄉的冬天，日落的時候，他沒有直接地說，但他的描寫很細緻，很有力，蘊含豐富的情感，但沒有點破。他借用了李商隱的〈登樂遊原〉中「夕陽無限好」，轉化為「無限好的夕陽」。李商隱是講時間的悲哀，作者把它轉化為地域和空間的悲哀，雖用了別人的詩句，但轉化得很好。驅去寒意，就是異地旅客的心情，問題在於下面沒法點到這個題，結果前面蘊釀的情緒，到下面卻浪費了。更不妥之處是，不知作者是否有意引用李商隱的詩句，但他卻明確地引了王維的詩：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。」然後又說：「耳邊響起的不是，你在豪邁的吟唱。」很少人會把豪邁與王維聯想起來。王維跟李商隱的詩擺在同一首詩裡，文本互涉的情況實在太多了。

王：這兩首詩在主題上都有呼應的地方。在廣東這塊自己的國土裡，有格格不入的疏離感；在南韓這塊別人的國土裡，也有難言的鄉愁。兩首詩有內在的關係，基本上它沒有什麼不好，語言也相當成熟，描寫從車窗望出去所見的景物也寫得不錯。

樊：跟著再講講〈鏡中人〉吧。它的節奏幾乎和散文一樣，這樣當然可以。他用散文節奏敘事，寫在手術前後的感想，帶有超現實的意味。但我不明白他對生死之間的掙扎和對父母的感受。作者不落俗套，不用一般人眼中嬌美的語言來寫詩，但太不為讀者著想，可能他沒有跳出自己的角度去看。

王：我也覺得作者的語言相當散文化，但我一點也不抗拒，而且有種獨特感，令人覺得它散文化得來，又跟散文不同，但收筆太突然：「我看不見任何人，只見鏡中的人。」詩的前段過分鋪排，使全詩變得冗長了些。

樊：我認為散文化的語言，反而提醒了我們，它前面詳盡的鋪排是要聚積某些力量，告訴讀者精煉的事情將會在後面出現，但結果到了詩末也沒有這種效果。這首詩的困擾也在這裡了。

王：我選〈一把髮的故事〉、〈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〉。

樊：我選〈戀愛外傳〉、〈窗外〉，如果〈窗外〉給優異，應該沒問題吧？

王：沒問題。

樊：那麼剩下的三首呢？

王：因為有兩位評審，大家的看法會有差異。

樊：不過我不會堅持。

王：可不可以把〈一把髮的故事〉提為冠軍呢？因為大家都把此詩排在第二。

樊：可以的。那麼不如把〈戀愛外傳〉排第二吧。

王：我覺得可以這樣，〈回憶是溫煦的陽光〉是第三名了，而〈聽禪樂〉可以提上去表揚，讓投稿者知道，自己只是差一點兒就可以得獎了。